

中島敏夫教授漢學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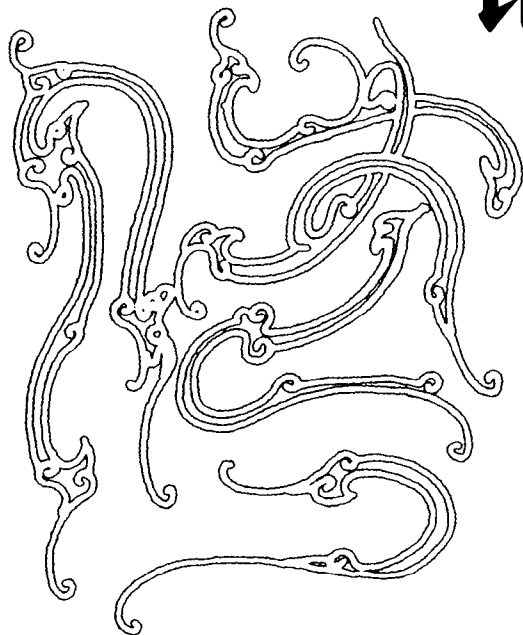
中日學者中國學 論文集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

中日学者中国学 论文集

刘柏林 胡令远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
五十年志念文集/刘柏林,胡令远编. —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6.10

ISBN 7-309-05146-7

I. 中 II. ①刘…②胡…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0779号

中日学者中国学论文集

——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

刘柏林 胡令远 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6.75
字数 682千
版次 200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5146-7/K·189

定价 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

刘柏林

胡令远

贺圣遂



中島敏夫教授



郭沫若（前排中）于1973年6月23日在北京会见日本爱知大学学术代表团，前排左三为铃木一郎团长，前排左一为中岛敏夫教授（据1973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与王瑶（左二）、王运熙（左三）、今西凯夫（右一）
摄于长江天门山（1985年6月2日）



与袁行霁（右）、裴斐（左）摄于裴斐寓所（1986年8月19日）

青山隱隱半峰暉
碧海沉沉暑海微
月清風初訪戴暮
雲春樹幾思飛
家情共結金蘭契
之氣方將玉麈揮
更喜殷勤
花往掃琴書
芳里玉
如歸

丁卯初秋訪中島教授

袁行霁



袁行霁贈詩手迹



与贺圣遂（右）摄于日本丰桥市草间町
爱知大学教员住宅前（1993年4月26日）



中島敏夫教授部分著述书影

序 一

袁行霈

我与中岛敏夫教授订交，始于1982年。那年春天，我应东京大学的聘请前往讲学，在东京都文京区西片 Westwood Mansion 独自住了一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不懂日语，难免有些孤独，幸亏东大的老师和学生们常常找我谈论学问，或者跟我一起吟诗唱和，或者约我参观、旅行、访书，才排遣了难耐的寂寞。

中岛先生是爱知大学的教授，东大的校友，当时因为注释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常常从丰桥到东京查阅资料，我很快就认识了他。记得那是5月的一天，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到我的宿舍来看望我，谈起想组织一个读书会，跟我一起读宋词。我们谈得很投机，当即决定从6月份开始。这个读书会一直延续到1983年4月我回国才结束。在这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仅一起读书，而且一起旅行，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90年代，我应中岛先生的邀请先后两次去爱知大学集中讲学，每次路过东京时都受到东京的老朋友们热情款待，他们为我组织了规模在三十人以上的欢迎会，大家一起叙旧，十分愉快。我所写的《中国文学概论》这本书，就是在中岛教授的“逼迫”下，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一口气完成的。为什么说是“逼迫”呢？因为我原来并没有写

作此书的计划,1997年他邀请我去爱知大学讲学,指定要讲中国文学概论,我只好临时准备,每天四点半钟起床奋笔疾书,利用平时积累的资料,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赶写出全部讲义。回北京经过香港时,香港三联书店将讲义拿去,不久就出版了,随后又出版了台湾版和大陆版。可以说中岛教授是这部书的催生者。90年代,中岛教授曾长住北京两年,他的宿舍就在离北大不远的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学问,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以上这些情况,对读者来说只不过是一点背景资料,而对我和中岛教授来说,却是带着许多有趣细节的难忘的回忆。例如,我们一起在今西凯夫教授的山居度假的时候,大家玩日本的一种语言游戏,叫做“跟尾”,一个人先说一个词,下一个人要用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作词头说出另一个词,不过我们用的是汉语。大家说出来的词常常出人意料之外,遂引起阵阵欢笑。有一次我说了“情绪”,该山之内先生接,没想到他竟然脱口说出“绪风”二字,我大呼:“典出《楚辞·涉江》‘欸秋冬之绪风’,好!”屋里生着火炉,有点热,我推开窗子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只见地上白雪皑皑,一轮明月挂在山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下了一场大雪。我们便相约外出踏雪,爬到一片开阔的地带,高声呼喊着,回声久久地散布于周围的山间。我们手舞足蹈,仿佛又回到了儿童时代。日居月诸,岁月不待,如今中岛教授已经年逾古稀,到了为他编辑纪念文集的时候了,而我也已满头白发。这段旧事仍然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算来已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了!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的学术交流是此后长时间内友谊的基础,我们对唐诗、宋词既有共同的爱好,也各有对文学作品细腻的感受和理解,这都使我们很容易走到一起。

中岛教授的学术研究集中在唐诗和古代神话两个方面。

在唐诗研究方面,中岛教授有不少单篇论文,以其对中文的准确

掌握和对诗歌的细腻感受,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而他对明代李攀龙《唐诗选》的译注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攀龙的《唐诗选》是江户时代中叶以来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一部唐诗选集,长泽规矩也先生《和刻汉籍分类目录》著录的各种刻本达61种之多,其中不少经过日本学者的校订、注解、评析。中岛教授译注的《唐诗选》可谓后出转精之作(上册是他单独完成的,中册和下册分别与斋藤茂、佐藤保两位教授合作)。此书不仅准确地解释了字、词、典故,而且对地理、名物的注释尤为详尽。所附图片配合正文,既可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诗歌,也增加了阅读的兴趣。应当说,这部书即使是对中国学者来说,也具有参考价值,可惜在中国还没有引起注意。对明代张之象《唐诗类苑》的整理,是中岛教授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唐诗类苑》共200卷,收录1468位诗人的作品近三万首,占《全唐诗》的三分之二。中岛先生用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为底本,补以国会图书馆藏本,交由日本汲古书院影印精装刊行。此书第七卷所附《唐诗类苑研究》,是中岛教授运用电脑对此书所选诗歌所作的分类统计研究成果,其中有许多图表,读者一目了然。如全体植物类(花、草、果、木)中,咏花的诗所占比例最高,共442首。在咏木诗中则以咏柳诗最多,共170首,可见唐朝诗人对柳格外喜爱。在咏四季的诗中,咏春诗496首,占50.1%。中岛教授还将《唐诗类苑》与日本的和歌集《八代集》、《十三代集》进行比较,按诗歌的数量多少排序,《唐诗类苑》是春、秋、夏、冬,和歌集是秋、春、冬、夏;唐诗中吟咏最多的是春,和歌中吟咏最多的是秋,从中可以隐约看出中日两国文化心理的差别。《唐诗类苑研究》是中岛教授采用新科技研究古代文学的可贵尝试,他得出结论值得注意。在整理此书之后,中岛教授又据内阁文库藏本整理出版了张之象的《古诗类苑》。如果张之象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谢这位数百年之后的东瀛学者。

中岛教授也许很早就对中国古代神话发生了兴趣,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天他和我到琉璃厂购书,极力推荐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资料书,此后不久他就向我提出编纂古代神话资料的计划。2001年,他终于编成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又名《中国神话人物资料集成》),由汲古书院出版。随后他根据这些资料写出几篇很有分量的论文陆续发表,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

跟中岛教授相识的二十多年,正是他学术研究的高潮期,我眼看着他一步步走上自己的高峰,他的学术品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很执著的人,执著乃是日本学者的共性。但他在执著之外还多了一颗童心,研究学问似乎带着儿童特有的专注与兴趣。我说这话完全是赞赏的态度,当我们长成大人以后,知识和经验增加了,那颗可贵的童心却失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人做事如果总能带着儿童时代的那份专注与兴趣,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那么做的事不管多艰难,也会感到很快乐。

中岛教授的纪念文集即将付梓,编者嘱我写一篇序言,我抱着十分愉快的心情答应了。希望我所写的他,距离真实的他不会太远。

2004年6月30日

序 二

佐藤保

我对中岛敏夫的最初印象可追溯到五十年前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学生时代,就是在驹场^①读书的时候,我们初学中文时期。

1953年4月,我考入了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文科二类,在学习第二外语的中国语E班。当时的E班学生集中在驹场学生宿舍北边二层木结构的房子里,中国语的授课几乎都是在二层教室里进行的。一层的一部分是中文教官工藤篁先生的研究室,现在那幢房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我的模糊记忆里,我第一次见到中岛的身影好像还是在工藤先生的研究室里。初次见面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瘦脸庞,苗条的身材,长得很像当时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山丹塔》里的演员信欣三,他如此酷似使我有些惊异。可能是他那潇洒的言谈举止,平和的谈吐语气使我越来越觉得他像信欣三。总之,这是我对他的最初印象,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一切如故。

言归正传,在工藤研究室里,他跟当时文学部的特别研究生一个叫尾上兼英的学习中文,后来得知这样的特别授课是根据以下情况

① 位于东京黑白区的东大驹场校区。——译者注

安排的。中岛两年前即 1951 年考入大学,入学后不久就因病休学了。一年后复学时,他决心进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学习。所以他是从那时开始学习中文的。他入学时选修的第二外语为德语或法语,中途改学中文。当时进入我眼帘里的他是在尾上个人特殊训练下学习中文的身影。即使如此,新制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科的第一期学生尾上特意到驹场来个别指导低年级的学生是很罕见的,可能是他受到了工藤先生的特殊指示之缘故吧。中岛决定进本乡^①的中国文学科后,又病倒了,休学一年。他的学生生活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不佳是因为在广岛受到了原子弹爆炸影响的缘故。从以上情况可知,中岛和我从入学时间来说,他是我的“先辈”(上年级学生),但是从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年份来看,我们都是 1957 年 3 月毕业。

其后,我和他同进研究生院学习,研究题目也相同,都选择了中国古诗。但是,虽经过本科、研究生院,我们俩的关系并非特别密切。那是因为他在研究生院也留级等,逐渐拖后,基本上没有亲切交谈的机会。我与中岛能够很好地交谈还是在 1965 年夏天我结束在澳大利亚逗留三年的生活,到东京大学文学部当助手,他当时还在上博士研究生课程。我回国后再次参加已故前野直彬先生主持的学习会“前野塾”,那时的塾生的中心人物是中岛、山之内正彦(原东京大学助手,本论集中作者之一)、今西凯夫(原日本大学教授),由他们来实际运营“前野塾”,我们的交往逐渐增多,特别是在“东大纷争”阶段,我们“前野塾”的成员分担执笔前野直彬主编的《唐诗鉴赏辞典》(1970 年东京堂出版)、《宋诗鉴赏辞典》(1977 年东京堂出版),通过这个工作我们很快地加深了相互理解。

① 东京大学本乡校区。——译者注

从那时起至今,我与中岛一起学习会、研究会、执笔写作和编辑等工作。通过这些,彼此之间产生了难忘的、值得留恋的回忆。其中1980年至1982年在东京大学和作为外国教师来日的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一起读宋词“六一会”的集会期间,以及1991年至1992年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共同创办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教授在北京逗留期间,正赶上中岛由爱知大学被派遣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那时我们总是在一起。我每次因其他繁杂的事务缠身而要脱离学问时,都是他把我拉了回来。在北京,通过他的广泛的人际关系,我得到了中国研究状况的信息,拓宽了与中国研究人员的交流,我在各方面得到帮助。

回忆从前,我们相互交流已经四十多年了,在与中岛的长期相处中,他特有的(倒不如说他的优秀的一面)才能以及人格中的不少地方都使我敬佩。

其一,他的人交际范围之广和人们对他的信赖程度之高。事实胜于雄辩,本论文集的出版就如实地反映出他的交际范围已经跨越了中日两国的国界,与其交往的各个年龄层学人都有,范围很广。而且,他一声召唤就能征集到很多人的论文,能得到如此众多人士的信赖和敬爱,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他坦诚待人的性格和平时热情地关照他人就不用说了。总之,他经常关心他人,讲情义而且情感很细腻。

其二,他的策划能力和实施能力。中岛有三种大型出版物,即《唐诗类苑》、《古诗类苑》、《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这些都是他亲自策划,说服出版社,组织写作班子,进行了务实的研究和编辑。他一个人既搞研究又搞出版,双肩挑,历尽了千辛万苦。换言之,这些著作也是中岛不懈努力和对学问孜孜不倦的热情的结晶。我对他出版这些书的过程略有所知,对他苦心编辑而决不中途气馁、直到出